

從多元競爭中選出最高水平的立法會



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昨日結束，選舉事務處合共接獲161份提名表格，90個議席全數出現競爭，而且部分選區的競爭情況比上屆更為激烈。這是一場各大參選人需要傾盡全力互相比拼的選舉，也是一場需要廣大選民積極投票履行公民責任的選舉，唯有全城投入，優中選優，香港才能迎來史上最高質素的一屆立法會。

展現高質量民主新氣象

從10月24日提名期開始至今，眾多愛國愛港、有才能、有志服務香港的人士積極參選，其來自五湖四海、有不同背景，更有不同專業，都讓這場選舉展現出高質量民主的新氣象。

首先，是區區有競爭。在地區直選中，

10個選區一共收到了51份提名表格，對比2021年地區直選總共有35份提名表格，兩者相差了整整45%。在雙議席單票制下，即每區都有至少5人競逐兩個議席，其中「九龍中」區選情最為激烈，有6人報名參選，足見今屆選舉的競爭有多麼激烈。

即使放眼到功能界別上，選情也未見誰有十足把握。28個界別中，其中26個有兩人角逐一席；勞工界3個議席，亦有5人競爭；至於競爭最大的則屬社福界，共有3人出戰爭奪一個議席。而選舉委員會40個議席，同樣有50人競逐。

也許很多香港市民都不甚為意，這種「區區有競爭」的情況在香港選舉的歷史中其實並不常見。在特區選制完善之前，某些界別長期都只有一名候選人而獲自動當選。直至4年前新選制開始實施，才出現每個界別多於一名候選人的新常態。當某些人和媒體仍在抹黑新選制是民主退步時，客觀事實已經作出了最有力的反駁。現實就是新選制為香港選舉引入更多良性競爭。

這是香港進一步邁向高質量民主的體現，也是立法會選舉以至整個政治環境的新常態。

其次，廣泛代表性。今次選舉除了每個議席都需要競爭外，參選人的多元構成也是一大亮點。在地區直選中，出戰的51人只有不足三成是「熟面孔」，大多數地方選區都有一至兩名現屆議員參選，惟「新界東南」與「新界北」則全數由「新丁」上陣。與此同時，雖然各大政黨都在各區進行部署，但由於雙議席單票制的改變，政黨在各區的參選人數越多已未必能帶來明確優勢。例如有政黨在「新界西南」、「港島東」、「九龍東」三區都派出至少兩人參與，若然政綱相似而未見新意，則極有可能出現「鏢票」的情況。

今屆選舉中，我們可見有社福機構主管、大型企業前高層、運動獎牌得主這些擁有獨特背景的「素人」出戰，如此景象在以前可謂難以想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屆參選人的女性比例突破兩成，比上屆

的18%更高。從背景、職業、性別、資歷等不同角度看，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多元程度都稱得上是首屈一指。這亦印證了新選制「五光十色」的特點。「愛國者治港」從不等同「一言堂」，相反，當立法會集聚有擔當、有才幹、有抱負、年輕有為的愛國愛港人士，不再浪費時間內耗或進行政治對抗，便會刺激更多新思維與新倡議進入議會，為香港的發展注入嶄新力量。

以手中一票作最好選擇

最後，是個個有得揀。不論選舉競爭情況如何、參選人各有什麼來歷本領，最終決定選舉結果的，還是全港410多萬選民。連日來各區各界別參選人全情投入，透過不同地方的街站親自接觸市民，深入了解居民的訴求和提出各自的見解，竭盡全力比政綱、比能力、比形象，都只為了爭取多一位選民的支持。正如上述，今屆選舉再不取決於政黨策略，也不再有什麼「含淚投票」，只有優中選優，萬裏挑一。每

一位選民都可以憑藉自己手上的一票，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，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。

日前「港澳平」文章就已經強調，在新選舉制度下，選舉回歸選賢舉能的本質，尤為突出公平競爭、良性競爭。任何參選人如經法定程序確認為合資格候選人，都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展開競爭。不存在什麼「祝福名單」，也沒有誰享有什麼「特殊待遇」。這次選舉唯一的祝福便是來自選民，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所說：「有得揀，係老闆。」一票在手，每位選民更加要好好利用，以老闖心態檢視每名參選人的政綱和能力，投給心儀人選為自己做事，讓香港迎來更好的將來。

提名期的結束，宣告立法會選戰正式進入戲肉，接下來一個月時間裏，便是各大參選人需要以政綱論高低、以能力決勝負、以形象爭認可的關鍵競選時期，各區各界別的選民更要把握機會了解每位參選人，以手中一票作出最好的選擇。

提名期感受「人氣」與溫度



隨着11月6日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正式結束，第八屆立法會的參選格局已大致明朗。從這半個月的提名情況來看，確實呈現出一些「亮眼」的新特徵：參選人數創新高、年輕面孔明顯增多、行業背景更加多元、社會參與氣氛熱烈。這些變化讓選舉更接地氣、更具人氣，為「一國兩制」實踐注入新的活力。

選舉事務處資料顯示，本屆選舉共收到了161份提名表格，是新選制實施以來最多的一次。不論是地區直選還是功能界別、選委會界別，各區各界都有競爭，真正做到了「區區有得選，界界有得比」。這樣的格局，表明選舉不再是遙遠的舞台，而是每個香港市民都能切實感受到的一場同頻共振。

新人湧現，多元融合，選舉參與度上升

相比過去，此次提名期明顯更熱鬧、更正面。政府部門積極推動投票，呼籲公務員帶頭投票，不同的企業、機構為員工提供半天假期，各大商會呼籲企業採取彈性上班及補假安排，便利員工投票，媒體與社區都在談論選情。這種全民參政的熱烈氛圍，讓選舉變得更有溫度，更具親和力。當市民看到熟悉的街坊、教師、專業人士成為候選人，自然會覺得「選舉離自己不遠」，選舉參與不再只是少數人的事，而是一種集體責任與榮譽。

提名期內，「新人多」成了最明顯的特徵之一。超過一半參選者是首次參選。他們當中，有專業界的律師、工程師、醫生，也有地區服務出身的社區幹事、青年創業者，甚至還有運動員與文化界人士。這樣的組合，讓政治議題不再只是宏觀的制度討論，而更多關乎教育、醫療、房屋、創科、體育、文化

等對香港更有用、對市民更實際的話題。

這種多元背景的參選人，讓政治討論更有內容，也更貼地。他們不講套話，不喊口號，不玩虛無縹緲的「概念」，而是憑藉自己的行業經驗和人生閱歷去談政策，讓政治語言變得真實而又人性化。這樣的轉變，正悄然改變着政治的樣貌，也潛移默化地重建了市民對政治的信任。

選舉更加「貼地」，沒有人能「躺贏」

近年來，香港社會曾出現過一段政治疏離期，部分市民對政治失去興趣甚至產生排斥。但這次提名期的氛圍顯示，市民重新開始關心誰在參選、政綱說什麼、社會怎麼變好。這說明政治信任正在逐步修復。畢竟，市民手中的選票承載着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對公平機會的信賴。當政治回歸民生、回歸常態，市民的政治參與感、歸屬感自然就會回來。

這種信任的回歸，也體現在制度層面。新選制下，立法會結構更加均衡，選舉回歸選賢舉能的本質，任何符合資格的愛國者都有機會參與角逐，無人能「躺贏」，也無人被「祝福」。這樣的制度安排，讓政治競爭回歸理性、公平與能力比拼。市民看到的，是候選人真誠面對選民、比政綱、比服務，這本身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。

選舉有溫度，社會才有希望。當選舉成為一場全民的對話、一種力量的凝聚，而不是冷漠或對立的象徵時，香港的選舉文化正在向着健康、務實、有愛的方向發展。

一個健康的政治體系，必須有流動、有競爭、有新血。香港已經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，需要的不只是政治穩定，更需要社會創新與公共信任。提名期所展現出的「多元」「年輕」「熱烈」三大特徵，恰恰是政治走向良性循環的開始。新人參政讓議會更具代表性，市民的積極參與進一步夯實民意基礎，這都將促使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走得更穩、更深、更活。

時政評論員

黎智英案不容外部勢力干涉

新聞背後 梅若林

黎智英案早前完成結案陳詞，但某些人最近似乎又企圖藉黎智英案大做文章，甚至將之當作談判籌碼。然而，事實將一再證明，任何妄想透過外部壓力干預香港司法，以至是扭曲裁決結果的圖謀都不會得逞，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也絕不可能因此動搖，「撈救」黎智英更注定是此路不通。

黎智英案開審兩年來，一直受到各方高度關注，這不僅因為黎智英本身涉及眾多嚴重國家罪行，同時在於本案考驗香港的法治水平、司法獨立，以及香港特區維護國安的決心。長期以來每隔一段時間，便會有人借黎智英案來大肆攻擊特區政府、抹黑香港法治環境，或直接威脅法官以及特區官員，意圖影響本案的審訊過程和裁決結果。然而，過去的事實已經一再證明，香港司法機構從未因外部勢力威脅恐嚇而就範，或拋棄司法獨立的專業精神，特區政府也從沒讓步，放棄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。

維護國家安全絕不讓步

在過去多場公開審訊中，已有大量證據說明黎智英在各種政治事件中的角色並不簡單，控方列出眾多文字、影像證據及證人證供，究竟黎智英有沒有發布煽

動刊物，有沒有串謀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、組織、人員對香港特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，只要是任何有基本常識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斷，社會各界更深切期待案件最終能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結果。

來到現在，有人又想借黎智英案故伎重施，非但救不了他，反只會讓香港市民以及國際社會進一步看清案件的真貌，看清黎智英在外部勢力眼中只是一隻供其肆意玩弄的棋子，更說明在某些人眼中，法律只不過是可以隨意操控的政治工具。過去一些人散布「和解論」「特赦論」，稱釋放黎智英可以改善雙邊關係，也不過是企圖為黎智英開脫的又一歪理。對香港而言，釋放黎智英就等於向外宣告某些人、某些條件可以凌駕法治，相當於自毀長期以來的法治聲譽，無異於飲鴆止渴。

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中國政府的最高原則，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作出讓步。如果有人誤以為黎智英的地位重要到可以當籌碼，那無疑是一廂情願，不論如何施壓，也不可能左右到法庭判決，香港司法機構和相關人員必將堅定捍衛香港司法獨立，特區政府更絕不可能自毀長城，放任國家安全中門大開或破壞香港尊重法治的傳統。

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，香港在各方面取得的長足進步有目共睹，例如最近《2025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》升至第4位、QS亞洲大學排名港大登頂、五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，加上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、競爭力全球排名第三位、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第二位等等殊榮，香港越堅定維護國家安全，就越有利整體發展，已經成為社會上最大的共識。如今香港的繁榮穩定來之不易，尤其再過一個月便是香港在新選制下的第二次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在這種時候刻意放大黎智英案，未必只是單純的巧合。

以事實法治回應外力聒噪

正如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強調，黎智英所涉罪行嚴重損害了香港的繁榮穩定，任何干預香港司法程序或破壞香港法治的企圖都不會得逞；外交部發言人亦指出，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關依法履職盡責，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，不容外部勢力干涉。

面對外部勢力的聒噪，香港只需以事實和法治回應。特區政府發言人已明確表示，包括黎智英案在內的所有案件都會嚴格依照證據和法律處理，所有被告亦均會在基本法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審訊。任何勢力都不可能影響特區政府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，更不可能動搖法庭捍衛司法獨立的職業操守。

第二個誤讀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，因此沒有資格統一台灣。這是故意混淆主權和治權，就如同說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沒有統治過阿爾薩斯和洛林一天，因此它沒有資格在一戰後將之收回。

中國統一沒有完成，這本身就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。《開羅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冒犯和褻瀆。《波茨坦公告》是波茨坦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。如果它能被否定，那麼其他成果也同樣能被否定。如果對於德國邊界劃分的決定、德國去納粹化的《波茨坦協定》這些成果也被否定，將會在世界帶來什麼後果？

應該說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在錯誤的事實、錯誤的立場得出的錯誤結論。這不僅不利於中國，也不利於深陷困境的西方和世界。

旅法政治學者、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

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何以站不住腳？



當今世界可謂變局中的亂局。全球各地爆發的衝突、歐美極右民粹主義崛起，特別是特朗普重返白宮，極大的動搖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。在這種背景下，中國成了全球珍稀的穩定器。但令人費解的是，西方輿論仍然把中國視作威脅。

總的來看，有兩個層次。一是把中國視為對西方的直接威脅。比如即使面對特朗普2.0，許多歐洲智庫依然渲染中國是歐洲最大挑戰。像雅克·德洛爾研究所就認為美國只是暫時和不可預測性、不確定的威脅，但中國觸及歐洲工業主權的根基，因而是根本性的威脅。

二是把東海、台海、南海出現的問題歸咎於中國，認為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，而沒有看到背後的歷史邏輯和中國的正當權利。

第一個層次，最新的例子就是上合天津峰會。按說此次峰會不過是成員國的輪值安排，中國也已經是第五次承辦，並無什麼特殊之處，但歐美媒體卻渲染中國要成為「反西方新秩序」的中心，

想挑戰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。把一個正常的外交活動上升為東西方對抗的高度。

但事實是上合組織成立之初就顯示了兩個特點：一是周邊安全，成員國相互之間大都是鄰國。二是區域性，僅限於亞歐大陸，而不是面向全球。

其次，上合組織不以制度、價值觀、宗教信仰劃分陣營，也不排除國家利益衝突的國家成為會員。比如成員國印度和巴基斯坦長期對立。更為少有的是，印度同時可以參加西方的G7和北約，也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機制的成員。

這和今天西方的主要國際機構北約、歐盟和G7非常不同。上合組織比西方更加開放和包容。

中國的智慧是把域內所有的國家納入，確保力量平衡和集體安全。在這個體系裏，每個國家都有其位置和角色，即使有衝突也可以在這個體系裏溝通談判。像印巴，至少每年雙方國家領導人可以有一個機制性的對話平台。它起碼可以減少誤判、確立紅線，及時止損。

從根本上講，上合組織的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區域安全和相關協調，而不是針對西方。所以這也引申出上合組織的

第三個特點：不直接介入衝突。比如正在持續的俄烏衝突、巴以衝突以及今年6月發生的以伊衝突。就連該組織兩個正式成員印度和巴基斯坦5月初的衝突，上合組織也同樣不介入。

所以西方認定中國要挑戰西方的秩序，要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新秩序，還把上合組織當作依據是多麼的荒唐可笑。

第二個層次，我們先看一下東海。確實，中國和日本存在釣魚島領土爭端。但是日本戰後和東亞所有的國家與地區都存在領土爭端：俄羅斯、朝鮮、韓國、中國內地、中國台灣。更為重要的參考是：同樣是二戰策源地的德國，今天和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爭端，儘管它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，包括偉大的哲學家康德的故鄉都屬於他國。我們能想像德國和日本一樣，和周邊國家如波蘭、法國、捷克、比利時、荷蘭存在領土爭端嗎？

顯然，日本還是沒有像德國一樣來看待歷史和自己的責任。西方如果以對待德國的標準來看待日本，也就能正確理解中國在東海的立場。

再看南海。這有兩個維度。一是1988年，中國和越南在南海發生了一場海戰，歐美都站在中國一邊，並沒有對中國進行

譴責。2014年5月中國只是鑽井平台進入南海臨近越南宣稱的區域，就遭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強烈反對。兩起事件發生的區域雖然相同，但西方的立場卻完全相反。這不是中國對或錯，而是1988年中國是西方冷戰時的盟友，2014年越南成為西方遏制中國拉攏的對象。西方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是非對錯而不是事實本身。

二是1945年二戰結束，中國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在南海宣示主權。在那個時期，今天所謂和中國有南海領土爭端的國家都沒有獨立，連自己的主權都沒有，何來南海主權？所以那個時期也根本不存在南海主權爭議。當時的蘇、法、德、英、日等國的地圖也都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。

現在南海則變成西方認定中國實行擴張、挑戰航海自由和國際秩序的口實。這既是對事實的歪曲，更是利益使然。

最後看台海。西方輿論炒作中國大陸要「吞併台灣」、不排除使用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強行統一。並以此證明中國是威脅。但事實上即使根據台灣地區的所謂「憲法」，也以法律的形式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台灣結束殖民史回